

化 外 人

傅 東 華 選 譯



文 學 研 究 會  
世 界 文 學 名 著 叢 書

人 外 化

傅 東 華 選 譯

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初版

\*\*\*  
\*\*\*  
\*\*\*  
\*\*\*  
\*\*\*  
\*\*\*  
\*\*\*  
\*\*\*  
\*\*\*  
\*\*\*

文學研究會世界  
文學名著叢書  
化外人一冊  
(82284)

每冊定價國幣捌角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選譯者 傅東華

發行人 王雲五  
上海河南路

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 
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 
上海及各埠

(本書校對者楊瑞文)

# 化外人

## 目次

化外人	芬蘭 J · 哀禾作	一
在捲筒機上	捷克 C · 槎德作	六八
夢想家	保加利亞 E · 貝林作	八八
野宴	猶太 S · 李賓作	一〇一
逾越節的客人	猶太 S · 阿賴根作	一一五
曼加洛斯	希臘 G · 芝諾坡洛作	一二九
琉卡狄思	德國 J · 瓦塞曼作	一六三
空中足球 · 新遊戲	愛爾蘭 G · 蕭伯納作	二〇五

復本	愛爾蘭J·喬伊斯作	二二六
速	美國S·劉易士作	二四九
沒有鞋子的人們	美國L·休士作	二八七
自由了感到怎樣	美國M·珂姆洛夫作	二九五
夢的實現	美國L·胡法刻作	三〇八

化外人

芬蘭丁·哀禾作

「聽我說，你們不要調排熊奴了，」主人從田的那一頭正對着那些未割的裸麥叫過來。

「好吧，可以的，只要他不同我們在一起，」那些人一面使勁割着麥，一面嘟囔着。可是不多會兒，嘲弄又開頭了。

那農場上人人都在調排一個孤零人。他是一個高個兒笨手笨腳的黑皮膚的佃工，一路不會彎過一彎腰，像一陣旋風似的一股勁兒割上前去，老比別人上前了幾步，全然不理他們的嘲弄。可是他們偏要惹他怒起來。他們想要把他弄到拿重東西扔他們出氣的程度，因為他給惹上的時候老是這麼的。就像這個樣兒，他們有一回曾經逼得他拿起

一把切煙刀向牆上扔去。但等到這樣一陣脾氣發了過後，他就要整天的躲起來，跟誰也不說一句話。倘碰着他找不到東西可把他們扔開的時候，他們就要拿他當啞吧子看待，並且慫使些小孩子去捉弄他了。

主人是他唯一的保護者，因為熊奴是個有能耐的佃工，什麼事都靠得住他，待馬又很好。有時候，他還幫女孩兒們喂牲口呢。

這時正當中午的休息期間，大家的惡作劇就又在田廕上開頭了。熊奴正忙着吃飯，他的帽子，煙斗和煙荷包，都放在一塊石頭上。除開吃飯的時候，這幾件東西是他老不離身的。當時吃完了飯他就去找這幾件隨身的伴侶，誰知他的帽子已被戴在一根樹橛子上，他的煙斗被插在近旁一條縫裏。看起來好像那根樹橛子在那裏吸煙。這使得大家大笑起來，就連主人也忍不住笑了。

熊奴一聲不響的取下帽子和煙斗，就向大家要煙荷包。

「問我們幹嗎？問那樹樞子呀！」是大家的回答，隨即笑聲更加大了。

另一個佃工叫大福，看見那荷包原在熊奴自己的腰帶上蕩着蕩着，就伸手要去拉它下來，這使得大家愈加樂得什麼似的。熊奴可就再也按捺不住了，向大福一拳打去。可是大福往旁邊一躲，只叫熊奴自己的骨瘦嶙嶙的拳頭在一棵樅樹上打出了烏青。他吓的喘了一回氣，鼻孔大大的張着。可是他又拿起鐮刀去工作了，離開大家一段路。

「他吃東西總是那麼饞的，你就把他頭上的假髮剝了去也不會發覺哩！」一個人在他背後議論道。

「可不是嗎，真有過這麼一回事的，」大福懶洋洋的道。

「那是怎麼一回事？」另一個道。

「哦，就是他在丘比阿（芬蘭的一省，監獄所在地——譯者，）高牆裏做國家的貴客那一回呀。」



「住嘴吧！」主人催着大家回去工作，這麼命令道。

可是說話依然繼續下去。

「他做了什麼大事業國家才請他去的？」

「他偷了一隻牛奶桶。從一個農夫的茅屋裏拿到樹林裏去給別的賊骨頭去。」

「誰告訴你的？」

「他自己。」

「住嘴吧，你這長腳狗！」熊奴突然的叫了起來，使大家都吃一驚。

「你自己住嘴吧，你這狼背脊。」

熊奴背脊長，腳骨短，因此他們老這麼叫他。

「可不是，他這個背脊吃了這麼許多鞭，使那拿鞭子的人覺得一輩子也完不了事似的。『還得從頭再來嗎？』他問那知事，於是熊奴除坐牢不算外，還十足吃了兩

頓。可是他到底也不肯開口。」

「天知道，他也許是連哥薩克人的鞭子也不肯屈服的哩。」

「唔，這我不知道。大概他自己的老子在他身上用過它的吧？」

原來熊奴是個私生子；這樁事實會引起了惡意的謠言，說他老子是個俄國的哥薩克人，從前也住在村上的。

「你們不要多話，可以嗎？」主人厲聲的叫道。

「耶穌保護我們呀！」忽然女人們大驚失色的同時喊了起來，男人們裏面也一致地發出一聲瘋狂的詛咒。

因為那時熊奴已拾起一塊龐大的石頭，彷彿一片樺樹皮一般的舉着，向割麥人當中扔了來，口裏發出一聲可怕的詛咒，臉被暴怒歪曲着。

別的人都閃開了，只有大福栽倒在地上，那石頭就打着了他的腳。

「他打死我了，他打死我了！」他亂嚷道。

「瞎說！心頭清楚些，他並沒有打傷你的腿，」主人看過大福的腳說。

「野獸吊他起來，別放他逃走。」

那些人跑過麥田，一直向熊奴奔去。大家和他廝打起來，可是他做了一個狂暴的姿勢就脫身了。

「現在別跟熊奴麻煩了，別踩壞麥子吧。到那邊去，回去工作吧。」

「我們的主人幫那瘋子說話嗎？他是不管什麼都會拿來扔的！他發了昏也不是他的錯處。」

「原是你自己的錯處。我不警告你過嗎？」

「我要他賠償損害——如果我到法庭上去告他的話，」大福跛着去取他的鐮刀，口裏嘟囔着。

「你們儘管鬧下去吧！開人家的頑笑也總該有個分寸的。」主人轉身走開去的時候說。

可是他看見那塊一半埋在土裏的石頭，也不期然的大吃一嚇。那石頭重得他連扳也扳不動。剛才沒有鬧出更大的禍來，真是大大僥倖的。

那時熊奴眼裏覺得一切東西都閃着紅的光黃的光在那裏顫抖，田和樹林都在那裏跳舞。他因使勁過度，突然感着不適意起來；又覺得非常虛弱，連站也站不穩了。他坐了一會兒；他的頭覺得發暈。這才他又站起來，一直向樹林走去。他向前走着走着，不知走到那裏去。走着走着，也不記得爲着什麼。及至走出很長一段路，走到一個籬笆並且打上面跳過去之後，他才明白自己幾乎殺死一個人，明白自己扔那石頭實在是無意的。

割麥人從田裏回到家裏，洗過澡，吃過晚飯。隨後他們都回到茅舖裏睡覺去了。只有主人還沒有睡。他正把一雙靴子掛到檐頭上去，就見熊奴走了進來，在靠壁一張板凳

上坐下，一聲不響。

「你還想吃點什麼嗎？」主人問；可是熊奴並不餓。

「我有句話要跟主人說，」他看見主人在門門了，終於說道。

「唔，你心裏有什麼事這麼要緊，熊奴？」

「你辭退我吧！」

「可是這是什麼意思，熊奴？現在——熱頭上到底爲什麼？」

「我在這裏是不會有好處的。」

「那些廢話去管它什麼有什麼口角我們總講得通的。」

「是的，也許——在你是講得通的。我可是不得安靜——我很容易闖出禍來的。」

「你怎麼不耐性一點兒？你拿那種東西打人不太凶險嗎？」

「他們一逕罵我，我是耐不住的；我光火得很——我就發昏了。」

主人沉思了一會。這才在桌旁的板凳上坐下。

「如果你同大福合不來，我會叫他走的。」

「不，別的人那種神氣話語，我也怎麼都受不了。他們是當得恨我的——他們都是好人。」

「這種話說它什麼？你並不如別人壞在那裏。」

「可是，主人，你自己聽見他們說的。」

「哦，那是謠言吧，純然的謠言！」

「他們的話是一點不錯的。」

「你沒有爲偷東西坐牢過吧，是不是？」

「有過的。除了大福我沒有對第二個人說過——是去年冬天在草攔子裏說的，那時他裝作和我做朋友的样子。現在我也要告訴你了。因爲你一逕待我好。」

「好的，好的，和我講講吧，你要是高興的話。」

「是的，我來告訴你，」他停了一歇，轉了口氣，彷彿要煞住眼淚似的，這才開頭道。

「是這樣子的。我是一個叫化的孩子，他們擒住我，把我塞進一個窗洞去，——他們自己是爬不進去的——叫我偷了一個牛奶桶，三筒麵包和一隻奶油缸出來。可是我認識他們，我就把他們供出來了。我從來不會做過這種壞事情。我一逕是自己掙錢養活的。可是大家都調排我——在家裏這樣，到這裏還是這樣。狗總是狗。全世界都是一樣的。」

「可是你離不開這個世界呀。」

「離得開的，要是你肯幫忙我，主人。要是你肯把那邊山上的地給一塊我種，我是不是要工錢的。」

「一塊地那裏的地？」

「我想要靠近康替阿林荒地的一塊。」

主人沒有回答，熊奴就又接着道：

「我連地點也想定了——靠麥斯底湖沿的……租錢由你定，主人——要多少都行。」

主人想不出有效的理由來反對他的佃工在他的土地上找生活。實在，他越想越覺得放一人到麥斯底湖沿去種地是很好的。他雖然還猜不準，可是至少有幾分把握——他大約在報上看見過的！如果他堅決要去，怎麼，他是不反對的。

「哦，租錢是容易商量的，」他說了，又補上道：「讓我考慮一下吧。」

「我想最好明天早上就到那裏去。如果一定得要的話，我去找個佃工來補我的闕。」

主人又思索了一回，這才一面立起來一面說道：「好吧，我想是該答應你的。條件末我們將來再定。」說着他就出去了。



熊奴還是坐在那燈光昏暗的屋子裏。

好久好久，這種思想就在他腦子裏盤旋了。日子過得愈久，他覺得他同伴的欺侮和殘酷愈加不能忍受。大家都在調排他這種感覺，是一年年愈覺難堪了，他開始覺得人心難測，什麼都信任不得，無論是說話，是行爲。他好像無論走到那裏，人人都拿指頭指着——家裏這樣，村上也這樣。他未嘗不想買別人的好，好話呀，幫人家的忙呀，可是大家都愚弄他。就像大福，他是會把自己一生的事都告訴他的。男的吸他從鎮上帶來的煙，女的吃他買的糖菓，喝他燒的咖啡；吃喝完了，他們就又笑他的難看，笑他的笨拙和愚蠢了。而這一切，都不過要將他逼成無限的憤怒，好叫他鬧出事來，再去坐牢去。他們都是貪圖他那點點貯蓄呀，那是他們知道他從前河裏泛木頭積起來的。

大家都想要騙他，大家都一逕想要他的命。而最最厲害的就是那些居他之上的人們。